

毕业啦

* 莫景春

六月的校园，所有的树木已经郁郁葱葱，草地上的小草也墨绿墨绿，所有的成长在这多雨的夏季似乎已经长到了极致，暗示在这个季节里有些已经成熟了。

毕业歌昨晚已经响亮地唱了，歌声似乎还飘荡在校园的上空，缠在在每个即将离开校园的学子们的心胸里，让脚步格外的沉重。

教室门口，同学们三三两两，低着头，默默地整理着满桌的书本。三年了，课本一本一本地加，作业一沓一沓地堆，总是埋头在那些没完没了的试卷里。一千多个日子，就在这“沙沙”的写作业声中悄然滑落，一张原先稚气未脱的脸渐渐有了些许成熟。整理这一堆凌乱的书本作业，就是在整理自己三年纷乱的心情。

讲台上空空荡荡，老师那敦实的身影已经远去，只有那谆谆教诲的话语仍在回荡。班

诗一首 * 程应峰

玻璃杯

一不经心
滑落的玻璃杯碎成冰凌
碎成可以丰实想象的
人生形态

俗世生活里
一份用来斟茶止渴的
爱的念记
在时间的羽翼下
因为一次偶然的触碰
裂变成无法缝合的图腾

脆弱容器装下的
一个个平静的日子
随之碎裂
一杯原本苦涩的爱啊
最终还是无法弥合
心与心的裂痕

主任那威严的目光，语文老师幽默的讲课，数学老师严密的解题……这些像是首美妙的曲子，盘旋在自己的脑海里，春风化雨般，吹化了同学们心中多少个难解的心结。

漆亮的黑板上，老师那刚劲有力的字迹依旧清晰。书写的知识已经深深地印到了同学们的脑海里，准备成为展翅飞翔的雄风。多少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老师们打着伞，匆匆忙忙赶到教室，等待同学们一个又一个的难题，尽管外面灯红酒绿；又有多少个寒风凛冽的早晨，老师们站在宿舍旁，一一催促同学们起床。此时多少人还卷缩在被窝里，沉迷在甜蜜的梦乡。

清脆的铃声响起，“铃铃——铃铃”，一阵紧过一阵，但心里已不再感到那样紧张了。那铿锵有力的起立声已销声匿迹，同学们“咚咚”跑进教室的声音没有了。一切都那样静悄悄的，大家只是心事重重地收拾着凌乱的书本资料。有的同学早早走了，只留下空空的椅子，还有空空的桌子。原来这里坐着一个矮胖的身子，细眯的眼睛静静地看着书本，冷不防嘴里迸出一两个笑话，让沉闷的空气有了些快活的气氛。现在人走了，留下无限的思念。

茂盛的草地上，还有几个同学，穿红着绿，抱着校园里的大树，恋恋不舍的样子；或者倚着廊亭，伸开双臂，作出一个大鹏展翅的姿态。“咔嚓——咔嚓”相机在不停拍着，青春岁月似乎在这一美妙时刻都得到了完美的定格。自己在校园里曾经欢笑过，也曾经流泪过，小草知道，

大树知道。

手捧着红红的毕业证，感觉非常的沉重，这毕竟凝聚了多少人的希望和祝福：爸爸妈妈在家里的一声声叮咛，老师在教室里的声声教诲，同学们宿舍里的殷殷关心：都是那样的来之不易。还有的自己的千多个日日夜夜，寒暑易节，冷暖风雨，流下多少汗水，咬紧多少次牙关，终于拼到今天。装满一肚子的知识，装满一心的祝福，这张红红的毕业证只是自己人生旅途上的一朵小花，前面的路仍不知有多少坎坷，自己只能风雨无阻地前进。

起风了，背起沉重的行囊，背起老师殷切的叮咛，回过头来，望望那熟悉的教室，食堂，廊亭，还有老师那亲切的背影，眼睛不知不觉湿润了。道一声“珍重”说一声“再见”，转过身，融入茫茫的人海，默念着相聚的日子，带着自己的留恋带着自己的骄傲。



一鉴亭副刊第387期 放飞梦想 摄影 舒卷

成功从选定目标开始

* 曹卫华

1953年，美国耶鲁大学曾对其毕业生进行了一次有关人生目标的调查研究。

研究人员首先向被调查学生问了这样的问题：你们有人生目标吗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只有10%的学生作了肯定的回答。

接着，研究人员问了第二个问题：如果你们有人生目标，那么，你们是否能把自己的目标写下来呢？这一回，总共有3%的学生写下了自己的具体目标。

20年之后，耶鲁大学的研

究人员在世界各地追访当年参与调查的学生。他们惊奇地发现，当年白纸黑字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写下来的3%的人，无论是事业成就，还是生活质量，都远远超过没有人生目标和有人生目标但不具体的余下的97%的人。单单这3%的学生所拥有的财富总和就超过了那97%的人的财富总和。

研究人员分析说：那3%的人之所以成功，就在于他们从

年轻的时候起，就有自己认定的人生目标。于是，他们不再漫无目的地忙忙碌碌，而是为自己的目标投入兴趣与热情，坚持不断去努力奋斗着。

最后，耶鲁大学在《心理科学》杂志上发布了研究结论：杰出人士与平庸之辈的根本差别并不是天赋、机遇，而在于有无明确的目标。所以，起跑领先一步，人生领先一大步：成功从选定目标开始。

荷叶田田荷花香

* 张成林

“古柳垂堤风淡淡，新荷漫沼叶田田。”盛夏，荷花竞相开放的季节。荷叶田田飘香，荷花袅娜绽放，不禁想起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《荷塘月色》的美妙意境：“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，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。叶子出水很高，像亭亭的舞女的裙。层层的叶子中间，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，有袅娜地开着的，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；正如一粒粒的明珠，又如碧天里的星星，又如刚出浴的美人。微风过处，送来缕缕清香，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。”

每至夏日，农家的池塘的水面，便会绽开着大片大片的荷花，在荷花盛开季节，远远望去，一片片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美好的风景，不禁让人心旷神怡。

清风徐来，荷香阵阵，沁人心脾，所有的忧愁和烦恼早已抛到脑后。午后，漫步莲池，碧波潋滟，荷花飘香，白荷红莲，争相斗艳。风中多了一份花香，那些摇曳风中的绿色莲叶，如婷婷少女玉立着。夏雨说来就来，忽急忽缓，敲击在池面，田田荷叶上便会凝聚着一颗颗雨珠。风过处，雨珠和着光影滚动着，晶莹剔透，闪闪发光，让这一池莲荷更显芬芳有致。

自古以来，国人就爱赏荷，白居易有“绕廊荷花三十里”之咏，苏东坡留下“荷化夜开风露骨”的诗行，而宋代杨万里脍炙人口的名诗《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》，更将荷花晓知了天下，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美好的风景，不禁让人心旷神怡。

姿态百态的莲荷，想起，宋周敦颐先生作《爱莲说》。“……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静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”活在尘世间，犹如活在淤泥中。又有多少人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呢，那是一种美好的境界吧。

家乡院落后面有一方池塘，每至盛夏，我便喜欢徜徉其间，在微风的吹拂下，整个荷塘骚动起来，荷叶翩翩起舞，美丽的荷花，亭亭玉立，插满了整个荷塘。荷叶片片，

开在初恋的月季花

* 梁惠婷

盛夏时节，下着微雨的午后，我独自奔赴一场花约。

南郊的花卉园，显得格外冷清，只有我一人，满园寂然。这正是我希望的。园中一大片盆栽的月季流芳吐蕊，满园芬芳。心下欣然，那是我最爱的花。于是花间流连了半天，挑了十盆，搬回家，感觉仿佛搬回了整个灿烂的夏天。

十盆月季摆上阳台，顿时姹紫嫣红一片，热闹非凡。美丽的花儿总有美丽的名字来配它。那张开洁白的笑脸的叫“白珍珠”，粉白色的叫“月光石”；开着浅粉红色单瓣花儿的是“粉衣”，开着粉红色多瓣的叫“醉香酒”，还有一种粉红色花瓣重多、散发着浓香、花型像蝴蝶的，叫“粉蝶”；花朵浅红色像女孩脸颊上的胭脂的是“胭脂”；红色单瓣像女孩张开的舞裙的是“南美桑巴舞”，红色多瓣的是“短笛”；浅紫色的是“月影”，紫红色的叫“紫雾”；金黄色的花儿有个大气的名字，叫“皇冠”；更有一种最特别的微型月季，花儿像小手指般大小，花色鲜红，像个可人儿，叫“小女孩”……这些娇俏妩媚的花儿与诗意雅致的名字，总要惹人遐思连连。

每天，总要在阳台的月季花间流连，那是最醉人的花约。忽然感觉自己仿佛是古代的君王，坐拥后宫三千粉黛，爱着“胭脂”姐姐，又疼着“月影”妹妹，如此多情！

在阳台的小圆桌旁，泡一杯清茶，捧一本唐诗宋词，安静地坐，看书、品茶或赏花，都是醉人的时光。“何似此花荣艳足，四时长放浅深红。”“才人相见都相赏，天下风流是此花。”“莫嫌绿刺伤人手，自有妍姿劝客杯。不拟折来轻落去，坐看颜色总尘埃。”“叶里深藏云外碧，枝头长借日边红。”“一尖已剥胭脂笔，四破犹包翡翠茸。”……月季花间吟起月季诗，又惹阵阵诗意。

古时有花痴如苏东坡，夜晚秉烛赏花，留下名句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高烧银烛照红妆”。现代也有花痴如我，但我断然学不了苏大官人银烛赏花的高怀韵致，我只是在夜晚，从阳台上搬一盆月季到卧房里，让美丽的花儿、淡雅的花香伴着我怡然入眠，那是梦的花约。

犹记得青春的花季，跌进花般的初恋，暗暗地恋着那个帅气的男生。第一次约会，我穿了浅粉色的连衣裙、在耳畔头发间戴一朵小小的粉红色月季花，心如鹿撞地去见他。一只名叫“黑妹”的小黑狗绕在他身边乖巧地摇着头摆着尾，在银色的月光下，他更显得俊朗。多年后，那场初恋的花约仍像水墨画一般留在我的脑海里。

初恋的心事，就像那一朵盛开的月季花啊。那朵开在初恋的月季花，依然散发着醉人的芬芳。